

目

次（第二集）

第五回

前路未知徒悵惘
故園遙望獨徬徨

.....

3

第六回

巧得腰牌入虎穴
敢憑硬骨鬥狼兵

.....

33

第七回

一曲悲歌吊知己
十年隱痛隔幽冥

.....

65

第八回

豈有明珠投暗室
錯將奸賊當親人

.....

65



人影翩騰，劍光流散，只聽得一聲尖叫，洞冥子左肩中了一劍，倒縱出三丈開外。



第五回

前路未知徒悵惘
故園遙望獨徬徨

洞冥子腳踏五行八卦方位，手中雙劍盤旋飛舞，轉眼間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。雖然只是一人雙劍，隱隱却有列陣而戰之勢。楊華要對付的好像不是一個敵人，而是一個「劍陣」了。這才知道：他師父說的——洞冥子使用連環奪命劍法，等於有八個一流劍客合戰。——果然不是虛言。

不知不覺雙方鬥了將近百招，楊華勉強還能應付，氣力已是漸漸不夠，圈子越縮越小。洞冥子見時機已到，一劍疾刺過去，喝道：「小子，還不撒劍！」他在一招之內，遍襲楊華七處穴道，料想楊華決計躲閃不開！

在這危機瞬息之間，楊華不假思索，使出了這半年來他朝夕揣摩的「無名劍法」，劍尖斜指上方，正是「無名劍法」的第一個圖形，似是「朝天一炷香」，而又不是「朝天一炷香」的劍式。

楊華自己都還未曾真正領悟這一式「無名劍法」的妙用，但在洞冥子這樣一位武學大行家的眼中，他這劍式却是厲害無比，自己一攻，只怕就給他乘隙而入！要知劍術多高，在攻擊時本身也是難免要露出空門的，倘若給對方搶先一步攻入空門，那就非敗不可了。平輩還可冒險對攻，洞冥子高出楊華兩輩，他是只能贏不能輸的。是以他在未有把握破解楊華「怪招」之前，只好唯有回劍防身了。

楊華精神陡振，也不管是否能夠拆解敵招，就把記牢了的「無名劍法」，依樣畫葫蘆的一式一式施展出來。雖然只是「形似」，亦已足以震懾強敵！

洞冥子越看越是古怪，越打越是吃驚，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使的是什麼劍法？」

楊華笑道：「我使的就是叫做『無名劍法』，枉你號稱崆峒派劍術第一高手，原來也是如此猥陋寡聞麼？」

他說的全是真話，洞冥子却道他是戲弄自己，大怒喝道：「就算你當真得了張丹楓的真傳，最多你也只能多活一個時辰，你膽敢將我欺弄！」

洞冥子說的可也不是虛聲恫嚇，他的功力遠勝楊華，「連環奪命劍法」佈成的「劍陣」又是無懈可擊，他只守不攻，時間一長，也能累死楊華。楊華破不了他的劍法，亦即無法突圍，心中暗暗叫苦。洞冥子把內力催緊，雙劍展開，隱隱帶着風雷之聲。冷笑

說道：「小子，知道厲害了麼？我不殺你，也能叫你力竭而亡！」

楊華暗暗焦急：「無名劍法雖然奧妙，我却未能發揮它的威力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驀地想起：「你有你的體，我有我的體，爲何要練別人的體？」又再想起師父「目中有敵，心中無敵」的教訓，腦海好像閃過靈光，唰的一劍便刺過去，登時把對方的「劍陣」攻破一個缺口。洞冥子退出三步，又是吃驚，又是詫異。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子的劍法怎的越來越厲害，他這一招，倘若快了半分，我的瘡氣穴只怕就要給他刺中了。」原來楊華在寶戰中頓悟上乘武學的妙理，他這一劍刺將出去，已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把「雲劍法」和「孟家刀法」合而爲一，創出了自己的新招。

一個是揮灑自如，一個是心虛膽怯。楊華不把強敵放在心上，劍招一變，擊、刺、撩、抹、崩、刪、劈、剝，無不恰到好处。真當得上是：慢中快，巧中輕，行雲流水，穩健輕靈！不知不覺，又再鬥到百招開外，洞冥子只覺自己的招數一發出去，便即受到楊華的牽制，越發膽寒。不禁倒吸一口涼氣，生怕真的就會「八十歲老娘，倒綑嬰兒」了。

論輩份他是楊華的「太師叔」，他的心理是只能贏不能輸的。那知越是怕輸，就注定了他非輸不可！

洞冥子心裏又是焦躁，又是駭怕，猛的一咬牙根，把連環奪命劍法使得凌厲無倫，只盼能夠勝得一招，保住面子，便可借口愛惜小輩，罷手不鬥，不至於給盤石生笑話。以自己的輕功，料想可以安全退出這座石林。

他要顧全面子，不知正是弄巧反拙。其實他的劍法比不過楊華，功力却是遠勝。勝敗的關鍵在於時間，要是楊華能夠在氣衰力竭之前，刺傷了他，他的功力多高，也是無濟於事。但若他能沉着應付，多支持半枝香的時刻，楊華可就非敗不可了。再不然他若是現在逃跑的話，楊華也是決計阻攔不了他的。

壞就壞在他要顧全面子，這一輪急攻，越發激起楊華的鬥志，而他所頓悟的上乘武學，也由於敵人之強，在不知不覺之間，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至！

洞冥子一口氣猛攻十數招，雙劍一圈，銀虹暴長，把楊華的身形圍在當中，喝道：「看在你年紀輕輕，劍法也還練得不錯，你肯求饒，我可以放你！」

楊華自創新招，正在得心應手，哈哈笑道：「洞冥道長，我看你的劍法號稱連環奪命劍法，却也未必就能真的奪了人家性命！」笑聲未已，「無名劍法」的第一式倏地又使出來。劍尖斜指上方。

這一招雖然重覆使用，但在洞冥子眼裏與前却又不同。

此時楊華站在一塊石頭上，地勢稍高，劍尖斜指，角度恰到好處，洞冥子站在低處，只覺他的劍勢斜指，一刺下來，就可以刺着自己的瘡氣穴或璇璣穴或陽白穴，這三處穴道都是人身的死穴！難就難在楊華的劍勢捉摸不定，三處穴道似乎都可給他刺着。要是確知他要刺那個穴道的話，以洞冥子的本領，倒是容易對付。

洞冥子慣經陣仗，應敵的功夫確也老辣非常，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倏的一側一大彎腰，斜插柳，踏乾門，轉坎位，雙劍左右展門，保護兩脅。

他腳踏五行八卦方位，使出連環奪命劍的絕招，用來應付對手繁複多變的刺穴劍招，本來是使得極為適當的，豈知楊華這招劍法，却是各家各派所無。他這麼一個變招，本來可以避開的，反而避不開了。

楊華對石窟中的劍式圖形，記得熟極如流，在第一式似是而非的「朝天一炷香」之後，跟着就是第二招似是而非的「玄鳥劃砂」。「玄鳥劃砂」的方位和「朝天一炷香」相反，在正面對敵交鋒之際，本是絕無理由連續使用的，但楊華已是不假思索的使了出來。

人影翻騰，劍光流散，只聽得一聲尖叫，洞冥子左肩着了一劍，倒縱出三丈開外。他負痛狂奔，心裏猶自咕咕叫聲「微幸！」微幸沒有給楊華刺着穴道，得以保全性命，

逃出石林。楊華呆了一呆，轉瞬之間，洞冥子已是逃得無踪無影。回頭一看，那躺在劍池旁邊的盤石生也不見了。原來他是在楊華剛才開始佔到上風的時候，一見不妙，便即仗着熟悉地形，悄悄的從劍峯另一端出口溜走。

楊華呆了一呆，又驚又喜，失聲叫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原來他對「無名劍法」這兩個式子，揣摩了半年，也還揣摩不出其中道理的。他屢次比劃，怎麼也不可能一下子從「朝天一柱香」變爲「玄鳥割砂」，但剛才洞冥子那麼一避，轉過來的方位，恰好就「湊上」了他這招「玄鳥割砂」，根本用不着他轉過身反手發劍。他這才懂得最上乘的劍術，不僅在於自己使得好，還要能夠「調動」敵人。一招發出，敵人如何應付的後着，却早已在自己所算之中。當然這次還並非出於他的「所算」，而是張丹楓的「無名劍法」早已料到敵人要這麼變招的。不過他懂得這層道理，劍術又是更進一步了。

敵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，石林重又歸於寂靜。楊華想不到自己居然能夠打敗「太師叔」，一陣驚喜過後，只覺渾身無力，骨頭都好似要鬆散一般。他躺在地上，沒多久便即不省人事，昏沉沉的睡過去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時分，楊華驚地想了起來：「二師父的姪兒和那位冷

姑娘不知走了沒有？」

他回到石屋，只見雜物凌亂，牆壁挖穿，顯然是曾經被人搜過。好在還有一些食物留下，他飽餐之後，便即去找段劍青和冷冰兒。

踏遍石林，不見他們踪跡。楊華心裏想道：「段劍青是師父的姪兒，他冒了這麼大的危險，費了這麼多的氣力，來找尋張祖師的武功秘笈，我本來應該送給他的，現在却是沒法給他了。」但跟着又想：「二師父這個姪兒心術似乎並不怎麼正派，這秘笈不給他也罷。不過他昨天是受了傷的，但願他不要給洞冥子這牛鼻子臭老道碰上才好。」他料理好簡單的行囊，帶了一袋乾糧，戀戀不捨的離開石林。住了這麼多年而又是自己所喜愛的地方，一旦離開，心情自是有些悵惘，又好像還有什麼事情未曾做妥似的。

走過劍峯下面，驀然想起：「我不願張祖師的玄功要訣送給段劍青，又如何可以讓張祖師的無名劍法仍然留在那個石窟？」

洞冥子和盤石生已經從段劍青口中知道這個「寶藏」的秘密，難保他們不會再來。洞冥子的本領非段劍青可比，他是可以上得劍峯的，難保他不曾發現那個石窟。爲了不讓張丹楓的無名劍法給壞人偷學了去，楊華最後一次攀上劍峯，進入石窟，把壁上的十

八個「無名劍法」的圖形鏟掉。

他走出石林，三年來第一次走出石林。只見遍地陽光，外面另是一番景象。心情又是興奮，又是有點感傷。

他不僅是三年來第一次走出石林，而且是和有生以來過去十七年的生活告別！

過去他雖然經歷了許多災難，先後却有宋叔叔和三個師父保護着他，但今後可是他一個人獨闖江湖了。而闖盪江湖，並不是本領高強就可以應付得了的。

「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眼前是明朗的晴天，但在他的心却是不覺一片茫然了。

本來按照他原定的計劃，是要到小金川去找孟元超的。但現在清兵已經佔領了小金川，孟元超元不知轉到什麼地方，他這計劃恐怕是行不通了。

忽地他想起冷冰兒和段劍青說過的一段話，那段話是由於義軍放棄了小金川，她說來安慰段劍青的。「當年他們開闢了小金川作為義軍基地，以後他們還是可以開闢另一個新天地的！他們有的是丹心俠骨，還怕開闢不了？」

情況雖不相同，道理却是一樣，楊華心裏想道：「師父當年和我躲進石林，拿這世外桃源作為安身立命之所。誰知這世外桃源，也是躲避不開血雨腥風！我應該效法孟大俠他們，開創我自己的新天地。只要我立定腳跟做人，不負師父勉勵我做個「俠義道」

的教訓，那麼，去得成小金川固然很好，去不成亦是無妨。」

「這位冷姑娘看來倒比二師父的姪兒好得多，只不知他們現在怎麼樣了？」楊華迎着朝陽，浮想連翩，走出了石林，也走向了新的天地。

x

x

x

冷冰兒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與段劍青把臂同行，這天是他們離開石林之後的第三天了。

段劍青那天受的傷只是皮肉之傷，比較嚴重的是被盤石生打了一掌。好在他的內功雖然不是怎麼深湛，却也頗有根底。敷上了冷冰兒的金創藥，經過了三天的調治，外傷和內傷都已好了。不過當然還是不能跑得很快，在崎嶇的山路上只能緩緩而行。

想起那日之事，段劍青餘悸猶存，說道：「冰妹，你冒險救了我的性命，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才好。」

冷冰兒笑道：「你和我還用得着客氣嗎？不過，說起來救你性命的可並不是我呢。我和我的性命，都是別人救的。」說至此處，不覺難過起來，笑容頓斂，嘆了口氣，跟着說道：「從劍峯上跳下來的那個少年不知是什麼人，唉，他救了我們的性命，他自己却恐怕、恐怕……」

段劍青道：「那少年的本領似乎很不錯，我們都可以逃出生天，料想他也可以沒事的。」

冷冰兒道：「但願如此。但你不知道，那個苗人是宮世一個大魔頭的徒弟，那個道士的本領又比苗人還更厲害。那人年紀輕輕，武功再強，恐怕也不是他們對手。他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就逃走，我真覺得有點愧對他呢。」

段劍青淡淡說道：「要怪只能怪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」

冷冰兒苦笑道：「話說回頭，其實以我這點本領，那天就是回去，也幫不了那人的忙。不過如今連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心中總是難安。」

段劍青說道：「咱們也不知道那兩個魔頭要到幾時方始離開石林，要打探那人的消息，也只能留待將來再說了。其實我想回石林去，比你還更心急呢。咱們白走一趟，毫無所獲。張丹楓的武功秘笈，要是給別人得了去，那就糟了。」

冷冰兒道：「大哥，別要爲此難過，得失有定，平安就是福了。沒有秘笈，咱們一樣可以過得很快樂的。還是你那句話對，一切留待將來再說吧。」

這次輪到段劍青苦笑了，說道：「反正咱們也沒辦法取得秘笈，不好也只好如此了。」忽地心中起了一個邪惡的念頭：「那人從劍峯上跳下來，不知他在劍峯是否業已

發現張丹楓的秘藏？我當然不希望他死在那兩個魔頭手裏，但若真的已遭不幸，倒是少了一個可能知道秘笈的人。」

他心裏胡思亂想，不知不覺踢着一塊石頭，險些摔了一跤。冷冰兒連忙將他扶住，說道：「大哥，小心。」

段劍青道：「這山路真是難行，要是有一匹坐騎，那就好了。」

冷冰兒道：「山路是很難行，但只要膽大心細，先不怕難，小心一點，慢慢就會習慣的。」

段劍青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似乎總是藏着一些道理。」

冷冰兒笑道：「我懂得什麼道理，不過是就事論事罷了。你看前面那個老頭，他推着車子，走這山路比咱們難得多了，他可是走得平平穩穩。這還不是由於他平日走慣的緣故嗎？」

段劍青笑道：「你說得對，不過，我還是希望能有一匹坐騎。」

忽聽得馬鈴聲響，冷冰兒笑道：「你剛說到坐騎，坐騎就來了。還恰好是兩匹坐騎呢。可惜咱們總不能冒充強盜，搶了人家的坐騎。」

段劍青道：「咦，這兩匹坐騎，倒是罕見的駿馬！」

山路盤旋曲折，冷冰兒抬頭望上去，只見兩騎駿馬在山路上奔馳如履平地，不由得暗暗喝采。霎眼間，那兩匹駿馬已是跑近那個推車的老頭。冷冰兒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！」

那老漢推着木車彎着腰走，剛剛走到山坳轉角之處，駿馬奔馳，交得太快，眼看就要碰上，決難閃避！

那兩個騎者，看裝束是一個軍官，一個文官。軍官本來是在後面的，忽地快馬越過前頭，喝道：「糟老頭子，給我滾開！」馬鞭一揮，在間不容髮之際，捲着車把手一掀，登時把車子掀翻，轟隆隆滾下山坡去了。車上載的乃是石灰，揚起滿天灰濛濛煙霧。那老漢跌在地上打了個滾，受了一點皮肉之傷，却幸而避開了車馬相撞之禍。他驚魂稍定之後，痛心所受的損失，不覺哭了起來。

冷冰兒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軍官的本領很是不弱！」心裏想道：「可惜青哥受了傷，我一個人恐怕搶不了他們的坐騎。」

段劍青「噢」了一聲，悄悄說道：「那個文官我好像是認識的。」

那軍官怒道：「你這糟老頭子真不識相，大不了倒翻幾百斤石灰也值得這樣傷心？我的衣裳都給你的石灰弄髒了，再哭，老子回去把你一刀劈爲兩段。」

那文官心腸似乎比較好些，說道：「幸好沒給石灰弄瞎眼睛，咱們趕路要緊，饒了他吧。」

冷冰兒哼了一聲，和段劍青說道：「這兩個傢伙仗着官勢欺侮窮人，我看不過眼。大哥，你躲過一邊，我給那老人家出一口氣。」

段劍青忙把冷冰兒拉過一邊，小聲說道：「冰妹，別惹閒事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騎快馬，已是風馳電掣般跑到他們面前來了。

那文官忽地勒住坐騎，叫道：「你不是段府的小王爺嗎？小王爺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

原來這個文官名叫金光斗，以前是大理「定邊將軍府」的幕客，經常在段家走動的。

段劍青心中七上八落，只好硬着頭皮和他招呼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金大人，你升官了呀，恭喜恭喜！」

那軍官聽說段劍青是「小王爺」，怔了一怔，哈哈笑道：「老金，你的福份可不小呀，一出門就遇上了貴人，我也佔了你的光了。」

金光斗跳下馬來，說道：「小王爺，這位是李都頭。」那軍官跟着下馬，自我介

紹：「小王爺，幸會，幸會。我叫李大勇，是定邊將軍府新來的都頭。」

段劍青見他們停了下來，不覺越發心慌。強自鎮定，說道：「兩位太客氣了，請上馬吧。別耽誤了你們的公幹。」

金光斗道：「不忙，不忙。難得在這裏碰見小王爺，我還有話要向小王爺稟告呢。」

這位姑娘是——」

段劍青道：「她是我的表妹。舅舅只有她一個女兒，因此自小把她當作男兒看待。恐防世道不好，也曾叫她練過幾天武藝。」他見金光斗的目光似乎很注意冷冰兒腰懸的佩劍，是以搶先給她解釋。冷冰兒暗中打定主意，要是他們盤根問底，自己躲不過去的話，便即先發制人。

好在他們雖然有點懷疑，卻沒盤問下去。金光斗說道：「小王爺，你離家有三年了吧？我記得那年韓將軍被人暗殺，事件發生的前一天我還見過小王爺的，後來就聽說小王爺出外遠遊去了。今天恰巧是韓將軍三週年的忌辰。」

段劍青心頭「卜通」一跳，想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要知三年前那椿轟動一時的暗殺案件，正是和他有關。聯手刺殺那個姓韓的「定邊將軍」的人是程新彥父女和武端兒妹，而當時武端正是住在他的家裏。第二天御林軍官西門灼和「將軍府」一個衛士隊長